



近忧远虑“空”

□ 汤协定

公元 1999 年 9 月 23 日,某报刊登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新闻:“家住北京蒲黄榆三里四号楼,原北京京剧院国家三级演员李国立老先生,因突发疾病得不到及时救助,死于家中。至尸臭且腐烂成蛆爬出门缝后才被邻居发现报警。”又据报道,1999 年北京中关村地区的空巢家庭,已占该地区家庭总数的 70%。

面对越来越多空巢家庭的出现,有人曾说:“空巢家庭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就像越逼近北京的沙尘暴所预示的可怕后果,其形成原因又远非是专家、学者三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也不是仅用历史种种原因和伦理、道德、法律能够解释的。”

一、老人哭了该找谁

我国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最早可追溯到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老子养儿子,儿子养老子,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像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一样顺理成章。父母在不远游,含饴弄孙,四世同堂,更是让我们的父辈感到骄傲的光鲜本钱。1982 年,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在一次有关世界人口问题的会议上,对我国以家庭为单位的养老模式大加赞赏。他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养老方式,是全世界解决老年赡养问题的榜样。”但事隔仅仅 18 年时间,中国的家庭养老模式,就受到了“空巢”的严重挑战。据有关专家预测,到

2005 年,“空巢”家庭将占我国老年家庭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到时中国近 3 亿家庭中,将有 1.5 亿“空巢”家庭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谁也不愿看到的事实。

“孩子哭了找他娘。”而老人哭了该找谁?是政府还是儿女亲属?仔细一想还真让人一下子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从养老体系来讲,一个国家的养老体系,应具有三个方面的起码功能:首先必须能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经济和物资上的保障;其次是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的人力资源;最后是养老体系自身良好运行的各种社会条件。而这三个方面的起码条件,我们目前并在将来较长时间内都难以实现。用现实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倒不是出于社会制度的问题,而是在于我国综合国力太弱,老年人口基数太大,在 1.3 亿的老龄人口面前,恐怕再高明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也不会犯常识性的错误。但如果我们面对 1.3 亿老人的呼唤而又心安理得地等待奇迹会在明天出现的话,无疑我们又将犯下一个类似当年批判马寅初老先生人口控制论的严重历史性错误。好就好在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精彩之言,于是我们在养老问题上,又看到了期望与生机。

二、“一碗汤”养老模式引发的探索

养老模式的演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也必然要发生变化。

台湾施寄青女士在早些年,就曾对台湾已出现的“空巢”家庭问题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一碗汤”养老模式构想。也就是说,让老人和儿女、亲属同居住在一个居民小区,彼此之间的距离,以儿女端一碗汤送到父母面前汤不凉为标准。据我国有关专家学者论证,“一碗汤”的养老模



· 本期观点 ·

式在国内有着很大的实践和探索空间，并与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民族文化、伦理、道德、习俗有着跨越世纪的连结。老人与儿女、亲属同在一个小区分开居住，既有利于培养儿女独立持家体验生活，防止滋生吃老、用老、不顾老的念头，又可以使老人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尽可能避免代际关系产生的诸多矛盾，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形成一种老人与儿女、亲属互助互惠、相互沟通的一种新的家庭氛围。同时还能为我国刚刚起步的社区服务，提供一个足够大的拓展空间，安排数量可观的失业人员再就业，给房地产开发商注入新的营销理念。一位国内知名的人口学专家曾这样评价说：“一碗汤”的养老模式给中国 1.3 亿老人带来的，并不仅仅是设想，它是一场现代养老观念与传统养老观念的巨大撞击，至于撞击的深与浅，成与败都不是主要的。

三、“一碗汤”的养老模式离我们有多远

樱桃好吃树难栽。而一旦樱桃熟了，我们就要考虑老人能不能够得着的实际问题。按我国中小城市住房的平均价格 1 平米约 1000 元至 1400 元计算，若要购买一套 50 至 60 平米的居室，费用约在 7 万元左右，两套就是 14 万元，加上装修等必要的开支，全部费用约 20 万元至 25 万元。就目前我国城镇离退休职工平均月养老金 500 元，在职职工月平均工资收入 600 元的总体情况而言，绝大多数家庭要圆“一碗汤”养老的梦，的确还有较长的距离。另外，从各级政府的角度上讲，也还有一个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统筹规划、政策引导、适度优惠的问题。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也有一个舍小利、重长远的营销策略问题。从老人与子女、亲属的观念来看，也有一个养老模式观念转变和资金投入的问题。总而言之，在中国涉及到 1.3 亿老人养老问题上，

万方数据

我们的蛋糕能做多？有所为有所不为，慎之又慎应该是我们面对现实的选择。

四、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上帝最精明之处，就在于他从来没有把谁是真正的上帝的真相告诉我们。导致许多人还在坚定地信奉着：一旦人类遭受灭顶之灾时，上帝就会从天而降，救人类于水火之中。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思维定势中，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也就是说，家庭养老就是由家庭所有成员出钱出力；社会养老就是政府为孤寡老人养老送终。事实上，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其内涵与外延都在发生巨大变化，两者是相互统一、互为补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关系。现代社会养老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养老有了本质上的不同。现代的社会养老，是将分散于个体之中的资金资源、人力资源、物资资源统一组织起来，达到分散养老风险和收入再分配的目的。换句话说，21 世纪的养老已不是简单的儿子养老子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全社会的综合性课题。

就我国目前养老问题的严峻形势而言，当前最主要的就是唤醒国人对养老问题的冷漠心态。千百年来，我们谁也没有否认过养老是家庭的私事，以至于我们在如何研究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体系问题上，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甚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由政府牵头的老年人口问题研究机构，不仅少而且在研究的经费投入上，也明显少于计划生育研究课题的投入。计划生育早就列入了我国的基本国策，在各级政府的考核指标上实行的是一票否决，而养老问题我们至今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媒体上少数有识之士发出的微弱之言。养老问题在为数不少的各级政府有着决策权力的官员中，还只是停留在不拖欠

按时足额发放离退休职工养老金的认识上，甚至还有人天真地认为，只要把我国经济搞上去，养老问题就会像解决温饱问题一样顺理成章，在老百姓方面，也有为数不少的人至今还在信奉“船到桥头自然直”、“老天不会饿死瞎眼的家雀”的金科玉律。许多老年人，把一生的积蓄都花在儿孙身上，反过来又有许多儿女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尽其所能。至于说到养老保险，考虑彼此照顾方面的居住条件，考虑到老人生命末期的巨大经济支出等问题上，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或者说是一片“盲区”。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 1.3 亿老年人口的基础上建立像西方国家那样的社会养老机构，更不可能建立高标准的正规养老制度。我国新型养老体系的构筑，离不开国家、家庭相互之间的互补，更需要全社会每一个成员达成的一致共识。只有人人从思想上、观念上真正认识到，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延缓我国现代化进程，影响社会繁荣稳定的这样一个高度，并且从现在起就有所行动，我们才能面对滚滚而来的白发浪潮，以挑战的姿态迎接 21 世纪的到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既是古训，又是抉择。1 亿、2 亿、3 亿老人，既有今天我们的父母，又包括明天的你和我。在生命衰老的自然规律中，人人都将是平等的。



北京海淀老龄大学 陈普来